



(京)新登字 002 号

Balzac  
Contes Drolatiques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全集(25)/(法)巴尔扎克(Balzac, H. de)著;  
施康强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1 重印

巴尔扎克诞生二百周年纪念

ISBN 7-02-001543-3

I. 巴… II. ①巴… ②施… III. ①巴尔扎克(1799~1850)  
- 全集②故事 - 作品集 - 法国 - 近代 IV. 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2377 号

本卷编校人员:艾 珉(责任编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8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75 插页 1

199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451 - 1450

定价 31.30 元

# 目 次

<b>荷兰趣话</b> .....	施康强译 ( 1 )
<b>第一卷</b> .....	( 1 )
出版者谨告读者 .....	( 3 )
先声 .....	( 6 )
美人茵佩莉娅 .....	( 9 )
轻罪细过 .....	( 27 )
国王的心上人 .....	( 68 )
魔鬼的继承人 .....	( 84 )
国王路易十一的恶作剧 .....	( 105 )
大统领夫人 .....	( 124 )
蒂卢兹的娇娃 .....	( 143 )
结拜兄弟 .....	( 151 )
阿寨的本堂神甫 .....	( 168 )
斥夫记 .....	( 179 )
余韵 .....	( 190 )
<b>第二卷</b> .....	( 191 )
先声 .....	( 193 )
圣尼古拉的三个门徒 .....	( 199 )

弗朗索瓦一世节欲记·····	(216)
普瓦西修女们的趣话·····	(224)
阿寨城堡营建始末·····	(243)
假花魁·····	(262)
不解风情的危害·····	(278)
销魂之夜·····	(291)
默东的快乐神甫的布道词·····	(303)
女妖媚人案·····	(322)
痴情汉·····	(376)
余韵·····	(384)
第三卷·····	(387)
先声·····	(389)
坚贞的情侣·····	(395)
忘了那模样的执法官·····	(415)
杜普奈修道院享天福的院长 阿玛多高僧的故事·····	(427)
蓓特悔罪记·····	(448)
波蒂雍的美人如何难倒法官·····	(483)
缘何幸运始终追随女人·····	(491)
穷汉“老闲逛”的故事·····	(509)
三香客失言记·····	(518)
童心未凿·····	(524)
茵佩莉娅夫人从良记·····	(527)
余韵·····	(547)

第四卷(残稿) .....	(549)
说明 .....	(551)
三僧侣 .....	(553)
男妖惑人案 .....	(556)
三鲑鱼客栈老板再次受骗记 .....	(564)
茵佩莉娅夫人大发善心 .....	(566)
瞎子王国中吉勒里党和卡利皮斯 特里费尔党恶斗记 .....	(573)
第五卷, 又称“仿作之卷”(残稿) .....	(575)
先声 .....	(577)
关于儿子、爱情和母亲的韵文故事 .....	(582)
纺麻婆婆 .....	(584)
第十卷(残稿) .....	(615)
国王的嬖幸 .....	(617)

## 附录

故事理论 .....	(619)
圣马丁的马 .....	(622)
题解 .....	(623)

# 第一卷



## 出版者谨告读者\*

艺术品这个词儿今天可能已经用得有点滥了。假如本书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艺术品，出版者决不会贸然予以发表。不过他想，理应眷顾《趣话百篇》的严肃的批评家和有鉴赏力的读者，必定会记起杰出的先例。作者正是在先辈的感召下才作此大胆的尝试，他并非不知此举的鲁莽，而且也预计到所带来的全部危险。

任何人只要他还珍惜文学，都不会厌弃纳瓦尔王后<sup>①</sup>、薄伽丘、拉伯雷、阿里奥斯托<sup>②</sup>、韦尔维尔<sup>③</sup>和拉封丹。如他们这样的才情在现代实为罕见，因为他们几乎个个都是莫里哀，就差没把作品搬上舞台。他们中大部分人不去描绘某一情欲，而是描绘他们的时代。所以我们离各种文学的死期越近就越

---

\* 这篇《谨告读者》很可能是巴尔扎克本人写的，见于第一卷故事的初版本卷首，也见于一八五五年的插图版。

① 纳瓦尔王后(1492—1549)即玛格丽特·德·纳瓦尔，弗朗索瓦一世之姊，著有《七日谈》。

②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著有喜剧及长诗《愤怒的罗兰》。

③ 韦尔维尔(1558—1612)，法国讽刺文学作家。



能感到古代作品的价值。这些古代作品散发着一派天真烂漫的清香；我们的戏剧业已丧失的喜剧精神，以及今天无人再敢使用的直言不讳，生猛鲜活，茂密瓷实的表达方式，在那里应有尽有。

写作本书的故事家无意承袭我们祖先这份丰厚的遗产，他仅想探索这个似乎已由偌多英才关闭的行当。今天我们的语言已失去其天真性，在这个行当里取得成就几乎不可能了。所以对这位故事家理应宽容。用了冉-雅克·卢梭的文体，难道拉封丹还能写出《多情名妓》？出版者从作者那里借来这个见解，以便为故事里使用了过时的方言作辩解。在为写这都故事集而遇到的重重困难之上，还得加上文体不投俗好这一条。

拜伦爵士常抱怨英国人的cant<sup>①</sup>，法国也有许多人染上这个毛病。这种人听了从前曾逗得公主和国王哈哈大笑的爽直话就会脸红，他们为我们古代的面貌戴上黑纱，劝说世界上最快乐、最机智的民族笑时庄重得体，以扇掩面，殊不知笑是个精赤条条的儿童，一个惯于与教皇的三重冕，与佩剑和王冠游戏而不知其危险的孩子。

所以，当今的习俗既然如此，《趣话集》的作者只能凭借自己的才情获得宽宥。他偏生害怕自己才情不够，只肯交出第一批十个故事。可是我们信赖公众，也信赖作者，希望不日就能出版第二卷的十篇故事。我们既不怕出书，也不怕责难。

---

① 英文：伪善的口吻。

德拉克洛瓦、德韦里亚<sup>①</sup>、希那华<sup>②</sup>之辈以及其他许多艺术家醉心于中世纪，他们虽不受美术沙龙的青睐仍坚持尝试。我们若在文学上谴责同样性质的尝试，岂非前后不一贯？人们既然接纳“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彩绘玻璃窗、家具和雕刻，岂能排斥快乐的叙事，嘻嘻哈哈的韵文故事？

这个不在乎以裸体示人的缪斯，如果创业伊始需要热情的保护和善意的赞同，在公认为趣味高雅、品行端正的人那里，我们或许能够得到。

出版者有责任谨告读者如上，至于作者本人有所保留之处，则已融入书中。

1832年3月

---

① 德韦里亚(1805—1865)，与德拉克洛瓦同为法国浪漫派画家。

② 希那华(1808—1895)，法国画家。

## 先 声

本书系上品读物，味美汁浓，读之大快朵颐，且为杰出的痛风患者、尊贵的酒徒们特地加了双份作料；我们可敬的同乡，都兰省永恒的荣誉弗朗索瓦·拉伯雷当年也是专为这些人写作的。作者并非狂妄之徒，除了做一个好都兰人他没有别的打算。这块可爱、富饶的土地盛产戴绿帽的丈夫、妄自尊大的老朽和戏谑嘲讽的能手，居民的胃口好得出奇，不劳区区为他们助兴。这块土地为法兰西出产了一大部分名人，其中有不久去世的、文笔辛辣的库里埃<sup>①</sup>，有《登龙术》的作者韦尔维尔以及其他颇颇有名者。我们不把笛卡儿先生计算在内，因为这位忧郁的天才更喜欢虚无缥缈的玄想，而不是美酒佳肴。图尔城里的糕点师傅和烤肉铺老板对他甚为反感，瞧他不起，提起他便有气。假如有人谈及他的名字，他们就说：“他是何方人氏？”

所以本书无非是一帮好心肠的老修士在开心时刻写下的故事，其中许多片断散佚在圣西尔附近的石榴园、阿寨勒里戴尔附近的萨榭镇、马穆斯吉埃、威雷茨、罗什高朋等地，或保存

---

<sup>①</sup> 库里埃(1772—1825)，法国杂文家。

在几位年迈的议事司铎和规矩女人的图书室里。这些人经历过旧年月，那时候人们纵声大笑，不必注意每次笑断了腰时会不会从肋骨间钻出一匹大马或几只小驹，更不必如今天的年轻女子那样在寻欢作乐时还要保持庄重：须知这种做派与我们快乐的法国之不相称，犹如油壶搁在女王的头顶上。

故此，既然笑是惟独赐予人的特权，既然我们在获得各色各样的公共自由的同时也有足够原因伤心流泪，窃以为现在发表一星半点的开心故事是赤心报国的义举。君不见当今之世，苦闷如细雨般无孔不入，久而久之非把我们里里外外浸湿泡透不可，必将使我们以“哄堂大笑”为大众娱乐方式的古老习俗消溶殆尽。凡是庞大固埃的门徒就该让上帝和国王履行他们的职守，不必越俎代庖，只要笑口常开就心满意足。惜乎老辈凋零，这类人今已所剩无几，而且日趋减少。鄙人对古代高卢的流风余韵满怀敬意，绝无轻蔑之心，所以极担心看到古代经书的这些断章残篇挨嘘、遭唾弃、被贬得一钱不值，备受羞辱和斥责。一触即跳，以舞文弄墨为专长，以扫众人之兴为能事的批评家诸君请记住：我们只有在孩提时代才懂得笑；涉世愈深，笑便如同灯盏中的油，逐渐干涸。这说明，需要心地纯洁无邪，才能开怀大笑；否则只有噤嘴舔唇，皱眉蹙额，掩盖你的恶癖和邪念。

所以请诸君将本书看作一组画像或雕塑，艺术家不能抽去其中某些形象而不损整体，他即使添上几笔遮盖的葡萄叶，也是愚不可及，因为这类艺术品和这本书一样，都不是为女修道院准备的。

不过在下出于无奈，为了不得罪惟男人的裤裆是念的处女和同时有三个情郎的贞洁妇人，还是从手稿中剔去可能撕裂她们的耳朵、刺伤她们的眼睛、使她们脸红、叫她们难以启齿的字眼。因为对于我们生活的时代总得作些让步，而直言其事总不如拐弯抹角的说法来得风雅！

究其实是因为我们都老了，感到磨磨蹭蹭比年轻时的急风暴雨更够味，无非可以借此拖延品味的的时间。

诸位请对鄙人嘴下留情，也请诸位最好在夜间而不是在白天开读，尤其不要让处女们见到，——如果现在还有处女的话——因为这本书到她们手里会着起火来的。多多拜托了。其实在下对这本书倒用不着担心，它诞生于高贵温柔之乡，从那里出来的一切无不大获成功，如皇家金羊毛勋位、圣灵勋位、嘉德勋位、巴斯勋位以及其他许多高尚的事物足资证明。不才正好叨光。

“喂，畅心地欢笑吧，我亲爱的朋友。身心舒泰、两胁轻松，快快活活阅读后面的文章吧！可是，假如你读完了本书竟敢不以为然，小心脓疮烂断你的狗腿。”上面这段话是我们的好老师拉伯雷说的，对这位集所有智慧和一切戏谑于一身者，我们都应脱帽致敬。

## 美人茵佩莉娅

陪同波尔多大主教参加康斯坦茨主教会议<sup>①</sup>的随行人员中，有一名容貌俊俏的都兰小神甫。据说他本是都兰省长的私生子，难怪言谈举止都有大家风范。

图尔大主教当年路过波尔多时，把小神甫送给他的同行。大主教之间不时馈赠这类礼物，因为他们知道撰写神学论文时少不了年轻助手。

故此我们这位年轻人也在主教会议上露面，他住在波尔多大主教的寓所里，那可是位敦品厉行、学问渊博的长者。

小神甫名叫菲利普·德·马拉，他决心循规蹈矩，伺候好他的靠山。不过他在这神秘的主教会议上，见到不少人生活放荡，却比知礼守法的人得到更多的宽恕，赚到更多的金币和其他好处。

一天夜里，魔鬼考验他的德行，在他耳朵边煽风说：人人都从神圣的教会母亲怀中取走财物，并未见教会变穷，此奇迹

---

① 一四一四至一四一八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为解决教义上的分歧在德国西南部的康斯坦茨召开主教会议。会议结果，约翰二十三世本人被宣布为僭称教皇者，另选马丁五世为教皇。宗教改革家约翰·胡斯在会议期间被判处火刑。

足资证明上帝存在；既然如此，何不效法众人，也拚个够呢？都兰的神甫对魔鬼言听计从。他只想饱吃足喝，尝遍德国的烤肉和其他名菜佳肴；能不花钱白吃最好，因为他实在穷得可以。

那位可怜的波尔多大主教年迈体衰，不再逾闲荡检，因而有圣人之称。都兰的小神甫既以老主教为楷模，立志清心寡欲，偏生看到浊世众多妖冶女子，不免时常感到周身奇热难熬，继之黯然神伤。卜居康斯坦茨的花魁娘子们专为长老们提神，使他们参加主教会议时精神百倍、明察秋毫。她们有时对红衣主教、修道院长、最高宗教法院推事、教皇特使、主教、王爷、公爵、封疆大臣呼来叱去，好象打发一文不名的穷教士。菲利普·德·马拉无由接近此辈绝色佳人，心中十分懊恼。

晚上念完经文，他便独自练习怎样按照风月场上的规矩跟她们搭讪，假设各种情况以便从容应对……第二天做完日课，他若遇到一位花魁娘子在众多武装侍从簇拥下，意态飞扬地乘轿出游，虽说朝思暮想的容貌近在咫尺，他仍会目瞪口呆，一时间象雄狗吞下一只苍蝇，开口不得。

大主教的秘书本是出身贝里高尔的贵族，他不吝开导都兰的小神甫，告诉他长老以及宗教法庭的检察官和推事，无不用大量礼物博取风月班头的欢心。此辈佳丽都有主教会议上的大人物作靠山，能打动她们的礼品绝非圣物或赎罪券，而是货真价实的金银珠宝。可怜的都兰人手头拮据，有限几个钱都是给大主教抄写文件赚来的。他把每一文钱都攒起来，藏在褥子底下，指望凑够一定数目后能与某位红衣主教的嬖宠谋

上一面。至于以后的事，全凭上帝安排了。

他从头到脚没有象样的行头。山羊戴上睡帽若与闺中少女相象，那么他也就与堂堂男子相似了。他受到欲火煎逼，夜里在康斯坦茨街上逡巡，窥视红衣主教们走进相好家里，哪怕当兵的会用长矛捅他几个窟窿也全然不顾。

他看到屋子里点起蜡烛，门窗突然间亮得耀眼，然后听到教士与其他人一反温良谦恭的常态，纵声嬉笑，开怀畅饮，不时附和乐师专为他们演奏的曲子，疯疯癫癫唱起秘密颂歌。厨房里水陆杂陈，但见满罐满钵的肥油浓汁、大块火腿、各式点心，权充诸般法事和早晚功课。吃饱喝足之后，各位德高望重的神甫便不再出声。他们的随从守在大门外的台阶上掷骰子取乐，不听使唤的骡子则在街心打闹。好一派太平景象！不过他们也没有把信仰和宗教抛在脑后……但看胡斯那厮不是被活活烧死了么？若问原委：他不该不等人请就把手伸进菜盘。谁叫他比别人早当胡格诺派！

回头再表那位讨人喜欢的菲利普。他不止一次遭到殴打，不过魔鬼给他打气壮胆，使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当上红衣主教，做某位花魁娘子家里的常客，故此他的色胆包天，不亚于秋天发情的公鹿，某晚居然溜进康斯坦茨最漂亮的房子。那所房子门前有一上马石，他常见马弁、管家、仆人、侍从手执火把站在附近等候他们的主人。主人身分显赫，不是王公大人，便是红衣主教和大主教。菲利普心想：“这家的女主人必定容貌绝世，妙解风情。”

却说巴伐利亚选帝侯刚刚离开这里，大门口站岗的武装



士兵误以为菲利普是选帝侯的随从，奉命回来送信，故此未加阻拦，放他进去。菲利普·德·马拉犹如求偶的雄兔，三步并两步跨过台阶。阵阵幽香把他引进一间卧房，适逢女主人一边卸装，一边与侍女们闲聊。

他象小偷见到警官一样呆住了。

那位夫人已经摘下头巾，卸掉袍子，侍女们正忙着为她脱鞋宽衣。不消片刻，但见玉体横陈，春光尽泄，小神甫不由吁出声来。他的无限倾倒，都在这一吁中了。

“你来干什么，小家伙？”夫人对他说。

“来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他盯住她看，恨不得用眼睛把她吞下去。

“那你明天再来也不晚！”夫人着实拿他取笑。

菲利普满脸绯红，细声答道：

“我决不爽约。”

夫人纵声大笑，如疯了一般。

菲利普不知所措，目光炯炯牢牢钉在她身上，流露出一片至诚求爱之心。她的长发披散在象牙一般光滑的肩头，洁白迷人的肌肤透过发卷闪烁发亮，她那双笑出眼泪的黑眼睛射出的光芒，胜过缀在她雪白前额上的红宝石。她笑得直不起腰，索性踢掉如神龛一般华丽的镀金尖头鞋，露出比天鹅嘴还小的纤足。凑巧那天晚上她的心情特佳，否则她会象对待随便哪个主教一样，老实不客气把小神甫从窗口扔出去。

“他那双眼睛很漂亮，夫人！”一位侍女说。

“他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另一位问。